

天津 市 作 家 协 会 文 学 研 究 所 编



创作与评论

百 · 花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 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编

创作与评论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天津市评论工作者评论天津作家作品文章的选集。其中以评论长篇小说、结集出版的小说、诗歌为主，兼收有一定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评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市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队伍合作成果的一个缩影。

创作与评论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天津文学研究所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1/2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

书号：10151·770

定价：2.10元

目 录

前言	(1)
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	金 梅(3)
“我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孙犁小说探索之一	辛宪锡(32)
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路	
——《方纪小说集》编后语	弋 兵(49)
吹尽狂沙始到金	
——《方纪小说集》读后	王昌定(57)
漫谈梁斌的文学创作	温超藩(70)
梁斌小说的语言特色	黄泽新(79)
一本有益的历史教科书	
——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	王昌定(88)
为了花一样的祖国新一代	
——评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	鲍 昌(95)
傲霜斗雪花更红	
——评《战斗的青春》	哲 明(102)
历史小说之花 现实主义之路	
——评《庚子风云》第一部	张圣康(108)

- 略论《同在蓝天下》的创作特色 傅正谷(116)
- 从《爬在旗杆上的人》到《四姊妹》
-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楚大江(129)
- 深沉厚重 朴实自然
- 读杨润身的《风雨柿子岭》 管 磊(145)
- 执着的探求 感人的形象
- 评王昌定长篇小说《探求》 张学新(150)
- 闪光的童年
- 读克明的《小小的铁流》有感 汪 湘(159)
- 读《山鸣谷应》札记 傅正谷(162)
- 传记文学的新收获
- 读长篇传记小说《吉鸿昌》 刘志武(180)
- 蒋子龙创作论 夏康达(183)
- 工人创作的新声 工业文学的新页
- 谈蒋子龙的创作 滕 云(199)
- 贵在有自己的声音
- 评冯骥才创作的艺术特色 黄泽新 方伯敬(212)
- 冯骥才笔下的人物形象 盛 英(222)
- 读《小小浪花飞》随想 哲 明(231)
- 读《空心孩子》 赵宝山(235)
- 可贵的献身精神
- 评《山林深处》 高维晞(238)
- 大海纵无情 落叶终归根
- 王家斌中篇小说《大海落叶》读后 润喜 子干(244)
- 长篇小说《三姊妹》的艺术特色 刘 琦(247)
- 漫评中篇小说《园丁》 哲 明(253)

儿童文学开新花

- 读儿童文学集《初上征途》 于英卜(259)
读王干之短篇小说集《中秋月》 紫 坤(262)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孙 犁(267)
略谈航鹰短篇小说的戏剧性 马 威(270)
谈谈吴若增的“盲点”小说 汪宗元(278)

读孙犁的《耕堂杂录》 顾传菁(285)

一泓秋水荡清波

- 读石英的散文集《秋水波》 王树人(291)
读阿凤散文集《海河散记》 王树人 马丁(296)

永远热爱 永远歌唱

- 评诗人鲁藜近作 滕 云(299)
扎根生活的诗永不褪色

——读鲁藜的《“泥土”诗选》 王玉树(311)

泉水涓涓 诗情郁郁

- 评闵人的诗歌创作 钟铭钧(318)
寓情于山 寄意于海

——谈柴德森的诗歌创作 管蠡 马鳌(322)

美的情思

- 读林希同志诗作 赵 攻(325)
自然诗在意 在质朴情韵长

——读诗集《雪花笺》 金 玉(329)

前　　言

一代文学的繁荣，总是有赖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共同提高。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发展，更是如此。我国现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学旗帜，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提高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质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既需要作家在艺术创作上努力取得新的成绩；也需要评论家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上积极作出新的贡献。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必然要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这更需要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努力，并肩战斗，才有可能胜利地排除各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地把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推向前进。

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工作中，过去侧重抓文学创作，对文学评论工作未能很好地开展，自一九八三年作协成立评论工作委员会以来，文学评论工作的组织推动工作已有所加强。我们与天津文学研究所合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创作与评论》，是我市作家和评论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亲密合作，共同创造的一个成果。出版这个选集，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作家和评论家的亲密合作关系，以推

动我市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精神指引下，我市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做出了显著成绩。从我市评论工作者对我市作家作品评论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我们选出四十一篇汇编成《创作与评论》以此作为我市这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队伍五年来合作成果的一个缩影。

这本评论集的选编，以评论长篇小说和结集出版的小说、诗歌为主，兼收有一定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评论。入选的评论文章，并非每个评论工作者的代表作，评论的作品也不是每位作家最为满意的作品；由于截稿时间较早，此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均未选入。因此，它不可能包括我市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的全貌，也不能充分反映我市文学评论的水平。由于编选的范围较窄和编者的水平所限，难免有一些纰漏，望予以指正。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 和短篇小说

金 梅

孙犁，是一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时候，孙犁同志写过一篇题为《领会和收获》（收在他的《文学短论》一书中）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作家投入战斗，深入生活，象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收获，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扩了祖国文艺的幅员，指导了革命文苑的耕种，使文艺劳动得到自由宽阔的工作场所，并学得了保证收成的工作方法。”孙犁同志的这些话，讲得很深刻，也道出了他自己在《讲话》精神指导下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深切体会。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是伟大的抗日战争，促使孙犁走上了文学之路，开始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那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导，则使孙犁更自觉地投身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使他的创作更坚实地建筑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孙犁写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对中国现代文学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孙犁的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短篇小说就数量而言，并不是很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共只有三十多篇（除个别的篇章之外，这些作品，都汇集在《白洋淀纪事》第一辑中了）；它们又几乎全写于三、四十年之前。但就是这些数量不能说很多，写作年代又较远的作品，却一直在吸引着广大读者。并且可以预言，它们也将传之后世，历久不衰。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孙犁有他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表现方式。

—

在《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①一文中，孙犁说：“什么叫艺术性？既然不是技巧问题，那就有个思想问题。……文学艺术，需要比较崇高的思想，比较崇高的境界，没有这个，谈艺术很困难。很多伟大的作家、作品，它的思想境界都是很高的。它的思想，就包含在它所表现的那个生活境界里面。”那末，在文学创作中，孙犁所追求、所发现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境界和思想境界呢？从其一贯的美学理想和创作实践来看，他是一个善良和美好事物的极致境界的追求者、发现者和歌唱者。

孙犁有一篇以散文形式写作的美学文章，题目叫做《黄鹂——病期琐事》^②。在这篇文章中，他托物喻志，借景述怀，从三个方面表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美学理想。一是说，他从长期的实践中体察到，“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二是说，从小，他就向往美的（自然也是真的和善的）事物，后来，“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简直近于

一种狂热”了；三是说，以歌颂真善美的事物的极致为职责的文学创作本身，在艺术上也应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现在，我们先分析前两个方面。

在孙犁看来，我们的生活——即所谓人生，是错综复杂的。其中，充满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各种事物的极致状态，只有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充分的发挥。或者说，某种特定的环境，促使不同的事物——真的、善的、美的事物，或假的、恶的、丑的事物——达到了一种顶点，从而淋漓尽致地显露出了它们各自的极致状态。“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③而一个以促使生活变得美好、进步和幸福为职责的作家，就应该去发现、去描写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的极致。孙犁的这种美学理想，既是从人类文艺史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他个人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产物。

孙犁走上革命道路和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经历了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几个重大的变革时期。在这中间，他既看到了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也看到了它们的对立物——假的、恶的、丑的事物，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他看到了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的极致，即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以及他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更深切地体察到了，正是这种高尚思想、优美情操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挽救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要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从敌人的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进步和幸福，就需要不断发扬这种思想、情操和精神。就在这种生活实践的启示和鼓舞下，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对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和追求，而战争年代中人民群众的高尚思想、优美情操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他深受感染，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气质，进而又加深了他的美学理想。

正是这样两个方面——来自客观实践的体验和他的特殊气质相结合，使孙犁的短篇创作，具有了这样的艺术特色：他把笔触，主要地放在了对真、善、美事物的表现和歌颂上面。孙犁经历了严酷的战争生活，他的短篇小说中写的，大多也是战争年代中的人物和事件。但一般来说，他不从正面去描写战争场景，更不去着意叙述和渲染战争的残酷。孙犁是这样的一个短篇小说家：他把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凝聚在人们思想精神生活的一些侧面上；而集中描绘的，则是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以及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他也描写某些假、恶、丑的事物，但只是为了要更好地去衬托、去突出那些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孤立地去揭露，或故意地去渲染假、恶、丑的事物，这在孙犁的小说中是见不到的。《荷花淀》、《嘱咐》、《光荣》、《丈夫》、《碑》和《山地回忆》等作品，是最能体现孙犁创作思想的几个短篇。

我们可以把《荷花淀》和《嘱咐》当作姐妹篇来读。两篇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水生夫妇。作者的构思是别具意味的：前一篇中描写的，是丈夫奔赴前线时对妻子的嘱咐，嘱咐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要把“千斤的担子”挑起来，“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妻子答应了。而后一篇描写的，则是八年之后，妻子对丈夫的嘱咐了。嘱咐他，在妄想把活着的人完全逼死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前，应该记住老人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

情分心，好好打仗”，“一定要把他们完全消灭！”丈夫在妻子的鼓励下，又一次走上了革命的征途。《荷花淀》和《嘱咐》着重描写的，是水生女人的志气。虽然，孙犁没有正面地和详细地展现出，广大农村妇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如何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从水生女人开始答应丈夫的嘱咐，到后来嘱咐丈夫的过程，使读者看到了她们的“深藏的志气”。夫妻别离，尤其是战争年代的这种别离，不能不是依依难舍的、“藕断丝连”的，甚至是不无伤感的。你看，正在编席的水生女人，第一次听说丈夫要外出打仗时，“手指震动了一下”，“鼻子里有些酸”，和丈夫话别时，还“流着眼泪”。但她深深懂得，民族大义和身家性命的可贵，懂得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她丝毫不想用家里的难处拖丈夫的后腿，她只是要求丈夫明了这些难处“就好了”。而当丈夫明白、体谅了之后，她还盼望着丈夫更多地嘱咐嘱咐自己哩。她也答应了丈夫提出的，那些远比承担家中千斤担子重要得多的意愿。在作这些描写时，孙犁并没有让水生女人发表那种慷慨激昂的誓言，而只是用夫妻间心心相印时特有的几个“嗯”字，含蓄深沉地写出她此时此刻的思绪和决心。

《荷花淀》中描写的，是抗日战争刚开始时的夫妻离别。《嘱咐》中描写的则是经过了八年之后的又一次离别。如果说，前一种遽然离别，尽管也是“藕断丝连”的，但毕竟由于对未来岁月中将会遇到的苦难还没有切身体验，再加上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的推动，这种离别，也还比较地容易一些。那么，在经历了八年的千辛万苦之后，特别是在盼等了八年，只能聚会不到一个晚上，这样一种特定情景之下，再一次去送别丈夫，这对水生女人来说，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水生女人，

当听到傍晚才回来的丈夫说，明天一早就得返回部队时，确实有些“呆了”，“无力的”仄在了炕上。此情此景，她的心里，不能不是“很乱的”。但她还是飞快地撑起了冰床子，再次把丈夫送上了征程。并且，这一次不是要求丈夫多嘱咐她几句，而是自己在叮咛着丈夫了。从第一次答应丈夫的意愿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水生女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她想的，不仅仅是家务事儿女情，她还考虑着更为重要、更为神圣的民族大义和阶级利益。而现在，从她对丈夫的嘱咐中显示出来的思想境界，又有了新的升华。

在有关民族、国家的荣辱存亡和劳苦大众的安危生死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一个人能否视死如归、英勇捐躯，固然最能表现出思想境界的高下，但崇高的思想境界，又常常反映在如何处理好夫妻之爱、父子之情和道德风尚等一类事情上。孙犁短篇小说的笔触，主要就在这后一个方面。他不仅在《荷花淀》和《嘱咐》中，从正面描写了水生女人、水生父亲，顾大局识大体的崇高思想和宽广胸怀；也在《光荣》、《丈夫》等作品中，从两种思想、两种伦理观的对比中，以及人们思想境界的发展中，深入一层地肯定和赞扬了这种思想境界。

参加抗日战争，是神圣而光荣的事。但《光荣》中的小五却认为，这种“光荣”，“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男人一起过日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丈夫原生外出不几年，她就不安生了，不能等待了。由于坏人的挑唆和怂恿，小五始则迁怒于秀梅，继则跑回娘家，最后，吵吵闹闹地逼迫公婆，让她离婚走了。从小五身上，我们看到了善良和美好事物的对立面。但在《光荣》中，作者加进这些描写，主要不是为了要去塑造出小五这样一种落后人物的典型形象。写她，是

为了更好地衬托出秀梅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就是这个秀梅，她时时想着的，是“比吃饭穿衣更光荣的事。”她把抗日光荣“看的比性命还要紧”。她懂得，只有大家一起“给前方的战士助劲”，胜利才能来得更快一些。为了尽心尽力于抗日事业，她推迟了自己的婚事。完成了自家的劳动，还主动去帮助原生父母料理家务，耕耘田地。在一般人看来，小五离婚走了，秀梅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要获得原生的爱情。确实，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秀梅对原生是有美好的感情的。但她现在这样做，却不是为了要得到原生的爱情。她的精神境界，远比世俗的爱情高尚得多。面对小五的恶意中伤和一般人可能会有的误解，秀梅赤诚坦率地说过：“我不是等着他，我是等着胜利。”是的，为了让胜利早日到来，她才日夜不停地竭尽着自己的力量。也正因为有无数象秀梅这样能够尽心尽力、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秀梅作出个人牺牲，和采取那一系列行动，原意不在为了换取原生的爱情。但她的宽广胸怀和优美情操，却使她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爱情和婚姻纠葛本身，并不是《光荣》所要描写的重点。从这一纠葛中，表现和赞扬秀梅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才是小说的主旨。爱情、婚姻和家庭，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领域。由于生活的目的、思想情操和意趣的不同，人们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观念，也是千差万别的。但究竟什么是真正可以称之为崇高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呢？又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呢？在这些方面，《光荣》就包含着深刻的美学和伦理学的意义。它通过秀梅、原生、小五三个青年人之间的思想纠

葛，特别是通过秀梅和小五的不同精神境界的对比描写，形象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生活真理：只有那些把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有远大目标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上的幸福。——“就好象雨既然从天上降下，就一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

在揭示两种思想、两种伦理道德和两种节操观念的矛盾和斗争上，《丈夫》是一篇更为深刻的作品。它从对比中和发展中，写出了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思想上和情操上的不同状态及其变化。作品中的“她”，看到大姐的女婿能说能玩，找他去热闹的青年子弟很多，是一个场面上的活络人物；而自己的丈夫，却整天翻书本、抄字书，很少和人交游往来，多么呆气，多么孤僻。日本侵略者来了，大姐的女婿守着女人孩子过日子，帮助做许多家务事；而自己的丈夫，却一反常态，东奔西跑，忙于抗日的事，很少在家呆上一天。在这种对比下，她很羡慕大姐的幸福，觉得自己真倒霉，没兴致。更使她感到委屈的是，每当和丈夫提说这些事，并用大姐的女婿作比时，丈夫总是埋怨她“不懂事”，批评她“真糊涂”。但是，慢慢地，她看到了这样一系列事实：大姐的女婿，由于贩卖白面，参加伪军，受到了八路军的惩罚和乡亲们的白眼、斥责；过去得意忘形的大姐，现在却畏葸慌张，没有了精神；母亲也觉得，大姐女婿的行为不光彩，她自己，更逐渐感到，有这样一个姐夫，是很脸红的事情。而再看看自己的丈夫，却越来越得到村里的尊敬，许多人找到家来问东问西，同志和朋友也经常找来谈谈笑了。这就使她感到，有这样一个丈夫，实在是很荣耀、很光彩的哩。她觉得，生活也变得有了新的意趣和新的力

量了。就是这样，作者坚实有力而又层次清晰地写出了一种新的、美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的生长过程。也正是这种从现实生活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具有的新的、美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成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孙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反复表达过这样一个意念：他非常怀念战争年代，在晋察冀经历过的那些战斗的岁月，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友和人民。因为，在那个年代和那个地区，孙犁不仅经历了风雪、泥泞、饥寒、惊忧和胜利的欢乐，还铭心刻骨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士的热爱，感受到了“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④。他从人民群众的阶级友爱和“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⑤中，看到了人世间的真正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种美好的情操，是使他终生难忘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变得更加珍贵起来。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职责，就是要“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⑥，把这种人情美和人性美渲染出来，歌唱出来，使之成为更多人的精神财富。这样，描写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孙犁的短篇小说中，也就很突出了。其中《碑》和《山地回忆》两篇，是特别动人心弦的。如果说，在以上提到的那组作品（《荷花淀》、《嘱咐》、《光荣》和《丈夫》）中，作者着重描写和歌颂的，也是一种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话，那末，它们的描写和歌颂，更多的是在家庭生活的范围内进行的；而《碑》和《山地回忆》，则是在更广阔一些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进行这种描写了。

《碑》中赵老金的老伴，象熟悉自己的儿女一样，能说出在她家住过的（那怕只住过一个晚上）每个八路军战士的容